宣和遺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宣和遺事

撰人不詳

本館據士禮居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新編宣和遺事目錄

前集

歷代君王荒淫之失
趙太祖生洛陽夾馬營
柴世宗讓位太祖
康節天津橋聞杜鵑聲
王安石行青苗錢法
貶王安石安慶府
王安石見男雱擔鐵枷
安石引蔡京入朝任事
徽宗即位
豐稷等奏京不可用
陳瓘奏貶章惇雷州居住
楊戩因童貫得用
唐明宗祝天生聖人
太祖陳橋驛爲軍民推戴
太宗問定都於陳希夷
神宗用王安石爲相
范鎮韓琦奏青苗錢擾民
安石男王雱病疽死
安石捨宅爲寺求福薦男雱
章惇再行新法
章惇薦蔡京爲翰林學士
龔夬奏蔡京蔡卞同惡相濟
童貫往撫州監造作局
除蔡京爲丞相

蔡京償巨商債
誣元祐諸賢爲黨禁
加封安石爲舒王
石匠安民不肯鐫名於碑
章觀爲鹽鈔苦民被貶
命番貫安撫熙河
劉逵乞碎元祐黨碑
命張繼先除蝗害
褒封繼先爲眞人
蔡京賀瑞卽除太師
康王生上夢錢鏐挽御衣
張商英論蔡京專恣朝政
除張商英爲右丞相
朱勔因花石綱得幸
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營造宮殿大興工役
封安石爲荆公
立元祐黨碑於端門
蔡京立茶法榷茶更立鹽法
蔡京令天下寺觀祝聖壽
彗出西方下詔求言
解州鹽池蛟祟
二神起居聖駕
黃河淸廬州雨豆
復賜蔡京玉帶
河南淮北旱命道士王文卿祈雨
蔡京降授大保
張閣知杭州兼花石綱事
詔毀京師淫祠
詔蔡京入內苑賜宴

蔡京進封魯國公
賜方士徐知常號沖虛眞人
置道階品秩
徽宗夢遊神霄宮
女眞陷遼
靈素入冥見明達后
道士劉混康奏增萬歲艮岳
徐知常報三章獲罪上帝
知常引獄吏遊月宮
童貫進太保
御寶籙宮度籙設千道會
女眞阿骨打稱帝
景靈廟神像有淚
詔改佛爲大覺金仙
開封茶肆龍現爲軍所殺
詔安石配享夫子廟
郊祭以道士執儀衞前導
林靈素以夢感徽宗得幸
自稱爲道君皇帝
詔林靈素修道書
天神降坤寧殿
金芝產萬歲峯
知常逃歸閩累詔不赴
蔡京子蔡攸尙康福公主
大內火是夕徽宗私宿於外
呂洞賓題詩丹會
宣和殿地陷
神宗便殿塼出血
金使來議攻遼
東北現無白二氣有拆裂聲

水破汴隄命唐恪治水
蔡京請見安妃
上幸蔡京觀金芝
蔡京勸道君以太平爲娛
李邦彥爲浪子宰相
金國遣使誓爲兄弟國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太宰
差童貫收方臘
洛陽京畿黑眚出掠食小兒
梁師成加開府儀同三司
楊志等押花石綱違限配衞州
宋江因殺閻婆惜往尋晁蓋
宋江三十六將共反
太史奏毛頭星現主兵戈
張商英奏君臣失德
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殿
八閣有琉璃之瑞
蔡京進鳴鑾記
道君易服私行都市
鄧肅進十詩譏切朝政
議滅遼以燕南歸宋
方臘叛於睦州
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
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使
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
孫立等奪楊志往太行山落草
宋江得天書三十六將名
張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將降
蔡京奏赦天下弭星變
徽宗入內有憂色

高俅楊戩勸上休聽臣諫
徽宗易服出後載門遊金環巷
徽宗宿李師師家
賈奕見御衣悶倒
高俅押賈奕下大理寺
宋邦傑因賈奕事曹輔入諫
張天覺諫主上私行
楊戩得賈奕小簡
張天覺救賈奕死
宣李師師入朝賜冠帔
張天覺逃去不知所在
童貫蔡攸交割燕城
童貫伐燕敗走平州
徽宗改除魔髡
詔有　術人退水
徽宗問民間音樂
往周秀家茶肆見李師師
留龍鳳交綃直繫
高俅復隨徽宗幸師師家
李媽媽救賈奕得免
曹輔能職編管郴州
徽宗使楊戩慰李師師
徽宗遣中使捉賈奕賜死
貶賈奕爲瓊州司戶
張天覺乞歸田里
册李師師爲明妃
吳乞買立爲金國皇帝
徽宗與靈素遊月宮見二人奕
五臺僧拒水汴河水漲
有僧應詔退水遺下二詩

林靈素乞歸溫州修煉　靈素死葬之異
十二月預賞元宵　童行指斥至尊
罷燈夕之樂
後集
賣菜男子生孕　宋氏子妻生鬚
金人滅遼　賣菜夫入宣德門傳二帝旨
萬歲山羣狐對飲　狐升御榻詔毀狐王廟
金兵兩道入寇　童貫逃歸
斡离不陷燕山府等州　罷花石綱下詔求直言
徽宗退居龍德宮　欽宗卽皇帝位
斡离不犯慶元府　太史奏帝星復明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李師師流落荆楚
靖康改元　勾芒神面有淚痕
土牛夜爲神物所碎　金兵次河北
梁方平潰師　金兵取小船渡河

竄王黼編置永州
朱勔李彥賜死
斡离不奪天駟馬二萬疋
李綱帥師拒守
康王使虜營爲質
种師道姚平仲等勤王
梁師成伏誅八角店
金兵退師
李綱乞遣兵護送
蔡京死於潭州
李綱迎上皇於南京
种師道死於虜
斡离不犯京師
郭京稱神兵失利
金兵入城取書籍戶口圖籍法物鹵簿樂器等
王黼至雍丘縣伏誅
上皇如南京
金兵攻京城
鄭望之使虜求和
太子遣康王歸易肅王爲質
王孝迪根括金銀
姚平仲道蜀
种師道乞兵邀擊虜歸路
李邦彥力沮邀擊之議
蔡攸蔡絛童貫等各伏誅
趙良嗣伏誅
韓世忠平李福之叛
粘罕屯青城京師失守
欽宗悔不用种師道之言

粘罕刷京城女子千五百人
郎遊麗迫欽宗出城
粘罕以詔書示欽宗
粘罕遣人促二帝赴軍前
范瓊逼徵宗出宮監　軍前
粘罕易帝后衣
二帝北狩路傍百姓上羹飯
二帝至安縣知縣持羊酒見澤利
肅王女爲番官妻見太后
二帝至燕京見金國主
欽宗爲天水郡公
朱后死於元帥府
阿計替護送二帝
金國知軍殺契丹知軍
西夏反言康王已做官家
金人請車駕出城
欽宗來金兵營
欽宗還宮見上皇對泣
欽宗再詣粘罕軍前
后妃諸王皆北行
李若水死虜營
澤利殺骨魯都
澤利令朱后作歌勸酒
二帝往見海濱王延禧言爲百穴珠事未了
封上皇爲天水郡王
差人護送帝后赴元帥府
二帝鄭后押往安肅軍聽候
契丹知軍欲劫二帝南歸
二帝再往雲州聽候
蓋天大王妻韋氏出見二帝

金主生日賜酒食　兀西哺同知監二帝供狀
押二帝往西汙州　周輪轄男報二帝金國下江南失利
二帝知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恢復中原　阿計替令二帝射雁卜
金國移二帝入五國城　鄭后死於路傍林下
上皇哭鄭后失明　二帝夢北方天王告南朝中興
金國主立趙后來問宗派　敕朱鄭后同葬五登城
二帝遇瓜歐妻趙氏相顧　阿計替以不靈木飲上皇
金主歸天大子完顏亶卽位　又移二帝均州住坐
李牧將軍石像起立　妖神俯伏拜二帝
上皇死於均州投尸石坑中　欽宗移源昌縣聽候
源昌縣同知勞欽宗　石神夢感路傍居民獻帝酒
石刻胡僧獻茶　欽宗見雷霹章惇後身
古寺泥僧言上皇前身是玉堂天子欽宗是天羅王　欽宗同延禧往鴻翼府聽候
欽宗到燕京見粘罕　岐王殺金主亶卽位
金主淫親女

岐王移欽宗入左廨院拘囚
亮淫妹殺母及平王孚
秦檜報完顏亮韓世忠已死
延禧欽宗墜馬爲馬蹂死
康王憩於崔府君廟
康王遇李若水母贈路費
康王至濟州
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
康王卽位南京
粘罕畏宗澤遁去
宗澤憂憤發疽死
高宗幸淮虜陷徐州
杜充叛降金國
陳思恭舟師幾獲兀朮
牛臯荆門大捷
亮舉兵南伐
亮遺書與秦檜
命欽宗延禧騎馬習擊搏
金兵初追康王
泥馬載康王日行七百里
康王至黃河河氷堅合
官軍及羣盜歸者八萬人
曹勛蠟書傳上皇九字卽眞
宗澤上表請還京
宗澤二十餘表請還京爲汪黃所阻
汪黃勸康王避狄東南
駕幸杭州改杭州爲臨安府
張俊明州大捷
韓世忠敗兀朮於鎮江府
岳飛邀擊兀朮大捷

十三處戰功
秦檜倡和議
秦檜歸自虜
秦檜定都臨安

新編宣和遺事前集

【詩曰】 暫時能鼓膝間琴。 閒把遺編閱古今。 常歎賢君務勤儉。 深悲痛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概光風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夜雨秋燈之時多。春風化雨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底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陸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箇皇帝。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舜王那曾敢傲慢遊傲虐的事。禹王告著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恃著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卻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凱。共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卻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驩兜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箇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

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卻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卻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爲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願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卻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

【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趨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

下百萬民夫。開一千丹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艙。使宮女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徧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祖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迴。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建都於長安。以致太平。後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眞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理政。爭柰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卻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眞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柰何。只得帶取百官走入蜀川。彈避了。明皇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著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

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箇甚底。

【詩曰】　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亂亡成茂草。二君屈辱落陳編。公閭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衽吟。豫先說著箇宣和靖康年間讖語。歷。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箇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鎔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特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詩曰】　須臾捧出大金盤。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摶。表德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摶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

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符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眞宗、仁宗、英宗、幾箇賢君。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一年。朝廷任用南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鷁退飛。鸜鵒來巢。皆氣使之然也。英宗升遐。神宗卽位。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略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於皇帝陛下。臣仰覩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卽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辨。陵轢同列。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

法度。以亂天下。欲望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苗青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

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騷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篤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卽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怒。卽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羣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無可柰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歹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

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曰】 諛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懷私險。 卻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家天下。神宗崩。哲宗卽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温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卽位。說這箇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値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岳。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栱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含。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鬨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問。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卽位了二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卽位以來。改元

【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爲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著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著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爲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

勾當者。緣蔡京身爲禁從。外結后族。交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即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切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刀梏。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爲治者。今朕

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琖玉巵。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悅。

不爭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能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萬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蹙頞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刻刷諸司庫務故弊的物。及麄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直。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賣。卻消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宣二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蔡攸。幷其客強後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卻詔封王安石做荊國公。又加封舒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臣、籍做奸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

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賢。今卻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刻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鐫安民二字於石上。怕得罪於後世。官吏聞之慚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榷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方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徧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纔方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商大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奪章繹官。貶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說徽宗。遇著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徧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霄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雨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禳天變。帝夜半遣內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逵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斂。及罷鑄當十大錢。并新立衝要市務。在後。有詩人

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詩曰】嶺外瘴魂多不返。冢中枯骨亦加刑。更無人敢扶公議。直待天爲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暮年小范要調停。書生幾點殘碑淚。一弔諸賢地下靈。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麽。可見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烝十餘里。人畜在烝中者。輒皆嚼嚙。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翦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頓弊。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庶。繼先曰。神卽常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鬚髯。一神乃介冑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卽蜀將關羽也。又指介冑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視秩大夫虛靖眞人。

【大觀元年】貢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伯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清州。廬州雨豆。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蔡京

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錢王、以手挽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爲康王。後卽位於南京。爲高宗。建炎於杭州。卽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卽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一。豈偶然哉。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敕命。且停行雨。獨黃河神未奉睿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一宮立壇祈雨。翼日。升壇祝曰。大宋皇帝借黃河三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甘雨大作。徧地皆雨黃雨。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沖虛觀妙通玄眞人。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尙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禁燃頂、煉臂、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尙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干臣何事。遂留商英爲中太一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

相。閏八月。除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做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每一發。輒數百萬貫。搜岩剔藪。無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瀾。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做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輓。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萬緡。勔又卽所居創一園。林泉之勝。二浙無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到宮朝謁。

【詩曰】 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帶道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砲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夏四月。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親爲之記。其略曰。詔有司埽除內苑太淸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親幸焉。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於庭。命皇子名楷的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杯。京亦上記。略曰。太淸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罍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宇榜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

立。奇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瀛、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蓩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譁欬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道承平無事。君臣共樂。宜略去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宜自便。無問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琖。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琴琶方響箏觱。登陛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羣臣凭闌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擘阮。羣臣終宴盡醉。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疋。諸路至九萬疋。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爲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

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卽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爲玉清神霄宮。那時。道教之行。莫盛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聽也。徐知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靖先生。劉混康賜葆眞觀玄妙沖和先生。後竝贈大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綵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

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可以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卽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卿還見人物麽。攸又回奏。若有道流、童子、持旛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變輅自宮至郊。日光照曜。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見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間。竝許稱賀。

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

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車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壑幽勝。宛若生成。

夏四月。又建葆眞宮。以蔡攸爲保和殿學士。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空二橋。至是畢工。賜名。頒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凡數千萬人。兩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

閏月。置道學。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欄幞就試。後罷道學。

二月。上淸寧籙宮成。浚壕深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外江。江之外。則有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靑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以北。竝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摹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

【詩曰】萬炬銀花錦繡園。景龍門外軟紅飛。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年步輦歸。

是時。溫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噩。表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學道於趙昇道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亮、淮、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一宮。徽宗在大內。得一箇夢。

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妖術方士的來。眞是

鹿分鄭相終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遊神霄宮。及覺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敕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溫州林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題在壁間。

【詩曰】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許羣臣親受籙。 步虛聲裏認龍顏。

知常一見壁上詩。函錄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來問。卿有何仙術。靈鼇回奏。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備言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生大帝君。與其弟青華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仙伯。賞罰仙吏八百餘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爲天下帝王。蔡京乃左元仙伯。近日陛下赴弟之青華大帝君爲神霄之遊。得無樂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鼇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紫服。出入大內無間。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函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使宣召。是時得一方次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與高宗之夢傅說者異矣。

靈素既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間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對著晨暉門建上清寶籙宮。使靈素居之。其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做神霄玉清萬壽宮。舊無觀者。以寺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盛章至宣和殿。俟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年。女眞陷遼渤海軍。

【宣和七年】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素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宰執。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爲聰明神仙。御筆賜靈素爲玉眞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皇后。惜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卿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爲葉靜能致太眞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卽見之矣。徽宗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闕。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邂逅。語甚親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有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妝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納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絕。

【詩曰】 道君好道事淫荒。 雅意求仙慕武皇。 納士識言無用禁。 縱有佳讖國終亡。

徽宗卽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詔增築數仞崗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築崗阜取象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運花石妝砌。後因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改萬歲山名做艮岳。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詩曰】 磐石曾聞受國封。 承恩不與倖臣同。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解捐軀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十言。有金芝產於萬歲峯。改名壽岳。其門號爲陽華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有大石曰神運昭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做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塡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岩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表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眞堂。卽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顒俟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於壇之側。至翼日方興。徽宗問知常曰。卿爲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答。幸無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萬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章。空紙一副。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默然無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

術爲徽宗所眷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辭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甚盛帝欲見之即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纍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違詔抑知常下獄囚繫獄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盂便可遊玩月宮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紙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圓圈把水一噀即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羣囚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使女眞約發兵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鋒爲宣和殿待制選尙康福帝姬即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鋒始八月童貫進太保

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於外冬十月御寶籙宮度玉淸神霄祕籙曾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莫不如願又爲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上設座其側靈素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齋罷帝問靈素朕建此齋得無神仙降耶靈素曰陛下更須建靈寶大齋肅淸壇宇其時必有眞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於地衆欲責之隨騰空而去帝曰此

非神仙而何。靈素不答。揭鉢視之。見一幅紙。上有詩一絕云。

【詩曰】 捻土爲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眞　洞賓識得林靈素　靈素如何識洞賓。

衆方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千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鬚。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每一會費數萬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飫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是歲。女眞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狀貌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祕籙。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正月朔旦。朝見景靈宮中。見聖祖神像有淚。守廟官吏聞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便殿有塼出血。隨掃又出。數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事諛佞。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師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擁出肉冠。長肉鬚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舊人。○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賫詔及禮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色。驢首兩頰如魚。頭色綠。頂有角。其聲如牛。見於開封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牀榻。見有物若大

犬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喫驚倒臥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其中有閃以白黑二氣及時有拆裂聲震如雷未幾霖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都城已破汴隄諸內侍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之即日恪乘小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陰類陰氣之盛以至犯城闕願陛下垂意於馭臣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徽宗嘉納之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新殿京等請見安妃帝許之京作記以進其略曰皇帝召臣京、臣攸等燕保和新殿臣儵、臣翛、臣鋒、臣行、臣徽、臣術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出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酴縻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褰風、乘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尙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祕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眞閣、凝眞殿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翹翠燕處閣賜茶全眞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

【詩曰】　瓊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千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

眞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卽安妃妝閣。上吟詩二句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眞軒內見安妃。

命中官傳旨。詔蔡京賡補。京卽題云。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遂成詩云。

【詩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闈。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眞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旣而但挂畫像西垣。臣卽以詩奏曰。

【詩曰】　玉眞軒檻暖如春。　卽見丹青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鑑中姑射未應眞。

中使傳旨至玉華閣。帝持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今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勸聖躬。不敢安。徽宗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算。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曰。保和殿後。自崆峒天入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離之讖。非偶然也。劉屏山曾有詩。記汴京遺事云。

【詩曰】　空嗟覆鼎誤前朝。　骨朽人間罵未銷。　夜月池臺王傅宅。　春風楊柳太師橋。

王傅、指王黼。太師、指蔡京父子也。

冬十月。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道德宮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龍德江泛舟。至京第鳴鑾記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

以鋒尙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

蔡京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何必自苦。上納其言。遂易服私行都市。○上方爲期門之事。故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蔡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之語。以蠱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是秋。蔡攸加開府。攸子行領殿中監。攸之父子。爲徽宗寵信。勢傾朝野矣。當時。李邦彥以次相阿附。每燕飲。則自爲倡優之事。雜以市井詼諧。以爲笑樂。人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將生紬畫成龍文貼體。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文身。時出狎語。上舉杖欲笞之。則緣木而避。中宮自內望見。諭旨云。可以下來了。邦彥答道。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中宮乃歎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綱媚徽宗。東南騷動。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譏諷徽宗。其末詩云。

【詩曰】　靈臺靈囿庶民攻。樂意充周百姓同。但願君王安百姓。囿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學生詩文。以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錮之禍可鑒也。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眞兵自平地松林、趍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

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爲兄弟之國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爲定具移幣幅輩諒鄙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契丹舊仍約毋聽契丹講和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　冬十月日食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爲太宰　時方臘家有漆園常爲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響聚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又陷休寧縣執知縣麴嗣復賊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柰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一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椽等禦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霆遁去廉訪趙約戰死王稟敗於城外又敗於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爲賊所執詹良臣降良臣罵

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爾肉餧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刻縣知縣末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韐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棄邑遁。聞朝廷誅之。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金帛。殺人甚衆。□□初命譚稹收方臘。幾年無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送。上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上嘗罷之。至是。方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馬公直、率騎兵。從間奪賊關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王稟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僞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於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萬。朝廷出師討臘。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月。黃河決。恩州有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喚內侍官爲宗臣。是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

爲開府。亦與宰相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爲師傅於義尤悖。童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內卻換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富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貫兵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明會兵於中康。先是。朱勔運花石綱時。分差著楊志、李進義、林沖、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爲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阻雪。那雪景如何。卻是

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塗貧困。缺少果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箇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箇交口厮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衞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衞州交管。正行次。撞著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擡頭一覷。卻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了。犯著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

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疋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隄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修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著有八箇大漢。擔得一對酒桶。也來隄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嚐些飲。馬縣尉方爲飢渴瘦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喫些。箇未喫酒時。萬事俱休。纔喫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疋段等物。盡被那八箇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只見酒桶撇在那一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著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辨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旂上寫著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箇大漢。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箇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箇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竭村住。姓晁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著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竭村。報與晁蓋。幾箇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卻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

十人。至石竭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行人麼。眞箇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著一箇大漢。身材迭料。徧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鑌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喫棒。且說那晁蓋八箇。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箇。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濼。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作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著杜千、張岑兩箇。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晁蓋不獲。受了幾頓麄棍限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著書。送這四人去梁山濼。尋著晁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初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保著。宋江一見了吳偉兩箇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箇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道是

【詩曰】 殺了閻婆惜。寰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 梁山濼上尋。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

女廟裏彈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拏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箇天書。又寫著三十六箇姓名。又題著四句道。

【詩曰】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沖。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撲天鵰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著雲杜千。
鐵大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

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濼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爲此。只得帶領得朱同、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濼上。尋那哥哥晁蓋。及到梁山濼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寨上元有二十四人。死了晁蓋一箇。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抱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與俺。他從正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衞護國家。吳加亮說能。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李橫。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卻帶領得李橫。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竝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箇。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詩曰】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箇。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

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文武百官聚集於宮省等候天子設朝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但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皇帝駕坐不多時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銅帶踏著金階口傳聖敕道有事但奏無事捲班言未絕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口稱萬歲萬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覽罷驚號得汗流龍體半晌如呆覷著蔡京道卿這事如何道甚來

錦宮樓閣漫金碧　一旦青青荊棘生

奏者是誰乃司天大監張夢熊上表奏著甚事皇帝直恁地怕懼表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臣昨夜觀察乾象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眞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臣不敢隱謹具奏呈伏取聖鑑臣夢熊奏天子看罷大驚問蔡京道卿此事若將柰何有太師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張夢熊奏言此星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頭星又名彗星俗呼爲掃星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謝遠則三載近則今歲主有刀兵出於東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聽說罷道方今盜賊四起未能翦除又現此星何時寧息詔諸卿相誰人能厭禳此星俄有一大臣出班奏帝諱的羣臣失色

啓聞立國安邦口　盡說扶持社稷功

見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簡當胷出離班部此人是誰乃諫議大夫張商英表字天覺這人知微識漸見官家奢淫失政數諫於君天子信讒喜佞終不聽從其言當日見徽宗憂色遂俯伏在地口稱萬歲萬歲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奏上表云

臣張商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皇帝陛下臣切謂天人感應一理也人心悅則天意得人心怨則天變彰近日星文示變乃天心仁愛之一機陛下倘大警懼大悔悟則轉禍爲福特反掌耳切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藝祖金戈鐵馬之經營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將欲垂之萬世傳之無窮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驕奢之欲起萬歲之山運太湖之石建寶籙之宮修同樂之園役天下農工大興土木賦煩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頻年旱蝗日月薄蝕妖星示變風雨不調不能嚴恭寅畏以謹天戒方且與羣臣溺意游畋留情聲色忘祖宗創造基業之艱使生靈各罹塗炭之苦臣願陛下察臣忠愛之意減膳徹樂損己益民罷修寶籙之宮停息花石之綱逐去奸邪登崇賢輔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罷工役以息民開倉庫以賑乏力行好事以答天變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生靈之幸宗社之福也臣冒昧萬死伏候聖旨

年　月　日　具　位　臣張　商英　表

徽宗看表龍顏不悅謂張商英曰覽卿所奏備見忠嘉今宋江叛于山東、河北方臘反于荆楚、湖南妖星現于燕北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卿有嘉謀嘉猷可以輔朕不逮挽回天變者空臆畢言無隱朕嘉納焉

道罷。羣臣皆退。徽宗入內。聽得張夢熊、張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憂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時有平章高俅、御史楊戩、侍側。帝顧高俅等曰。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適間聽諫議所上章表。數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知。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矣。高俅等奏曰。陛下君也。商英臣也。君猶天而臣猶物。天能發生萬物。亦可肅殺萬物。商英生死之命。皆懸於陛下之手。草茅之言。何足畏哉。人生如白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則老大徒傷悲也。便如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夏禹躬耕稼穡。周公吐哺待賢。今又安在。且如幽王寵褒姒之色。楚王建章臺之宮。明皇寵奉楊妃。漢帝嬖寵飛燕。後主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爲錦纜長江之遊。朝朝歌舞。日日管絃。也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聞古人有言。道是

【詩曰】人生如過隙。日月似飛梭。百年彈指過。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閒懷行樂。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煩惱。前輩曾說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倘有憂危。臣等誓肝膽塗地。以報陛下恩德。徽宗聞奏大悅。命中官排辦御宴。待朕與諸臣消愁解悶。則箇方暢飲酣歌。忽聽甚處風送一派樂聲嘹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景致。恨無其由。有楊戩回奏云。陛下若要遊玩市廛。此事甚易。正是

不因邪佞欺人主。怎得金兵入汴城。

楊戩奏箇甚的。使徽宗遊玩市廛。楊戩道。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史。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做箇秀才儒生。臣等裝爲僕從。由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

即時易了衣服。將龍衣卸却。把一領皁褙穿著。上面著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絛。頭戴唐巾。脚下穿一雙烏靴。引高俅、楊戩、私離禁闕。出後載門。留勘合與監門將軍郭建等。向汴京城裏穿長街。驀短檻。祇見歌臺舞榭。酒市花樓。極是繁華。花錦田地。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環巷。那風範更別。但見門安塑像。戶列名花。簾兒底笑語喧呼。門兒裏簫韶盈耳。一箇粉頸酥胷。一箇桃腮杏臉。天子觀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見一座宅。粉牆鴛瓦。朱戶獸鐶。飛簾映綠鬱鬱的高槐。繡戶對青森森兒瘦竹。徽宗問楊戩、高俅曰。這座宅。是甚人的。直這般蓋造得十分清楚。天子觀看。歎羨不已。忽聞人咳嗽一聲。

撐開一對重瞳子。　覷著千金買笑人。

天子覷時。見翠簾高捲。繡幕低垂。簾兒下。見箇佳人。髮鬟烏雲。釵簪金鳳。眼橫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體若凝脂。十指露春筍纖長。一搦襯金蓮穩小。待道是鄭觀音。不抱著玉琵琶。待道是楊貴妃。不擎著白鸚鵡。悄似嫦娥離月殿。恍然洛女下瑤階。真箇是

彈肩鬱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眦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翦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臉玉爲肌。　費卻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謾。兩隻手。偏會拏雲握霧。便有富貴郎君。也便得七零八落。或撞著村沙子弟。也壞得棄生就死。忽遇俊倬勤兒。也敢交沿門教化。徽宗一見之後。瞬星眸爲兩瞳。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臺。天

子見了佳人。問高俅道。這佳人非爲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識。由豫間。見街東一箇茶肆。牌書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將金篋內取出七十足伯長錢。撒在那桌子上。周秀便理會得道是箇使錢的勤兒。一巡茶罷。徽宗遂問周秀道。這對門誰氏之家。簾兒下佳人姓甚名誰。周秀聞言。上覆官人。問這佳人。說著後話長。這箇佳人。名冠天下。乃是東京角妓。姓李、小名師師。徽宗見說。大喜。令高俅交周秀傳示佳人。道俺是殿試秀才。欲就貴宅飲幾杯。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時。來見官人。言曰。行首方調箏之間。見周秀說殿試所囑之言。幽情頗喜。不棄潑賤。專以奉迎。徽宗聞言甚喜。即時同高俅、楊戩、望李氏宅來。有雙鬟門外侍立。請殿試稍待。容妾報知姐姐。少刻。雙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請殿試相見。師師見徽宗。施禮畢。道。寒門寂寞。過辱臨顧。無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謹謝娘子。不棄卑末。知感無限。那佳人讓客先行。轉曲曲回廊。深深院宇。紅袖調箏于屋側。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一所。鋪陳甚雅。紅牀設花裀繡褥。四壁挂山水翎毛。打起綠油弔窗。看修竹湖山之景。即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師師開瓶。覷了天子道與楊戩。你與我取幾瓶酒去。不多時。令人取至。楊戩執盞于樽前。於是四人共飲。師師道。殿試仙輩。不審何郡。敢問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門長。休說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與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所管。咱八輩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東華門西。西華門東。後載門南。午門之北。大門樓裏面。姓趙。排房第八。俺乃趙八郎也。師師聞道。謊得魂不著體。急離坐位。說與他娘道。咱家裏有課語訛言的。怎柰何。娘。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每李媽媽聽得這

話。荒忙走去。告報與左右二廂捉殺使孫榮。汴京裏外緝察皇城使竇監。二人聞言。急點手下巡兵二百餘人。人人勇健。箇箇威風。腿繫著絁布行縢。身穿著鴉青衲襖。輕弓短箭手持著悶棍。腰胯著鐶刀。急奔師師宅。即時把師師宅圍了。

可憐風月地。　番作戰爭場。

看這箇官家。怎生結束。卻有徽宗聞宅外叫鬧。覷高俅。高俅會意。急出門。見孫榮、竇監。高俅喝曰。匹夫怎敢驚御。二人覷時。認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號得兩股不搖而自動。上告平章。相國擔驚。不干小人每事。乃是師師之母。告報小人來道。他家中有訛言的。恐帶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高俅聞言。喝退二人。既現免了本身之罪。暗暗地提兵巡掉。防護著聖駕。卻說子母知是官家。跪在地上。號的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口稱死罪。徽宗不能隱諱。又慕師師之色。遂言曰。恕卿無罪。師師得免。遂重添美醞。再備嘉餚。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師師進酒。別唱新詞。天子甚喜。暢懷而飲。正是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飲多時也。天子帶酒觀師師之貌。越越地風韻。俄不覺的天色漸晚。則見

【詩曰】窗外日光彈指過。　蓆前花影座間移。　一杯盡未笙歌送。　階下辰牌又報時。

是時。紅輪西墜。玉兎東生。江上魚翁罷釣。佳人秉燭歸房。酒闌宴罷。天子共師師就寢。高俅、楊戩、宿于小

閣。

古來貪色荒淫主。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師師共寢。楊戩、高俅別一處眠睡。不覺銅壺催漏盡。畫角報更殘。驚覺高俅、楊戩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師師臥房前。款紗窗下。高俅低低地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來朝。不見文武察知。看相我王不好。天子聞之。急起。穿了衣服。師師亦起。繫了衣服。天子洗嗽了。喫了些湯藥。辭師師。欲去。師師緊留。天子見師師意堅。官家道。卿休要煩惱。寡人今夜再來。與爾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龍鳳鮫綃直繫與了師師。道。朕語下爲敕。豈有浪舌。天子脫空佛。師師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門。天子出的師師門。相別了。投西而去了。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厲聲高喝。師師道。從前可惜與伊供炭米。今朝卻與別人歡睜開殺人眼。咬碎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來。師師不趦。那漢舒猿臂。用手揪住師師之衣。問道。恰來去者。那人是誰。你與我實說。師師不忙不懼。道。是箇小大兒。這人是誰。乃師師結髮之壻也。姓賈。名奕。先文後武兩科。都不濟事。後來爲捉獲囊甲縣畢地龍劉劉千。授得右廂都巡官帶武功郎。那漢言道。昨日是箇七月七節日。我特地打將上等高酒來。待和你賞七月七。則箇。把箇門兒關閉。閉塞也似。便是樊噲也踏不開。喚多時。悄無人應。我心內早猜。管有別人取樂。果有新歡。斷科必恰來去者。那人敢是箇近上的官員。師師道。你今番早子猜不着。官人。你坐麼。我說與你。休心困者。

師師說到傷心處。賈奕心如萬刀鑽。

師師道恰去的那箇人也不是制置丼安撫也不是御史與平章那人眉勢教大賈奕道止不過王公駙馬師師道也不是賈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當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肯慕一匪人師師道怕你不信賈奕道更大如王公駙馬止不是宮中帝王那官家與天爲子與萬姓爲王行止處龍鳳出語後成敕肯慕娼女我不信師師道我交你信不多時取過那交綃直繫來交賈奕看賈奕覷了認的是天子衣一聲長歎忽然倒地不知賈奕姓命如何

三條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這賈奕爲看了那天子龍鳳之衣想是天子在此行踏我怎敢再踏這李氏之門他動不動金瓜碎腦是不是斧鉞臨身我與師師兩箇膠漆之情正美便似天淡淡雲邊鸞鳳水澄澄波裏鴛鴦平白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這一對鴛鴦兒拆散李師師見賈奕氣倒則得傍前急救須臾甦醒便跳起來向著師師道前俯伏在地口稱死罪死罪臣多有冒瀆望皇后娘娘寬恕師師道甚言語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到晚後乘龍車鳳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閒遊有多少天仙玉女況鳳燭龍燈之下嚴妝盤扮各排綺宴笙簫細樂都安排接駕那般的受用那肯顧我來且是暫時間厭皇宮拘倦誤至於此一歡去後豈肯長來寵我你好不曉事也直這般煩惱遂將出幾盞兒淡酒來與賈奕解悶那賈奕那裏喫待喫下又長吁氣見筆硯在側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箋便寫作小詞一章詞寄南鄉子

閒步小樓前。見箇家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交綃當宿錢。

師師見了大驚。順手將這曲兒收放妝盒內。賈奕道。我從今後。再不敢踏上你門兒來。咱兩箇瓶墜簪拆。恩斷義絕。日色漸晡。女奴來報。兀的夜來那高平章到來也。師師聞之著忙。催賈奕交去不迭。說未罷。高平章早入來。賈奕不能趨。高俅見大怒。遂令左右。將賈奕執了。使交送大理寺獄中去。賈奕正是

纔離陰府恓惶難。又值天羅地網災。

看賈奕怎結束。卻有李媽媽急忙前來。上告平章。這人是師師的一箇哥哥。在西京洛陽住。多年不相見。來幾日。也不曾爲洗塵。今日辦了幾杯淡酒。與洗泥回箇。恰限今日專等天子來。那裏敢接別人。交人道甚來。高俅見婆子苦苦告說。遂放了賈奕。賈奕得脫便去。賈奕去了。天子到來。師師接著問。陛下緣何來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認的。看相不好。故來遲也。休說。當酒開筵。且說二人歸房。師師先寢。天子倚著嬾架兒暫歇。坐間。忽見妝盒中一紙文書。用手取來看時。卻是小詞一首。末後一句道。留下交綃當宿錢。天子看了。其中譏諷。敢破家喪國。天子是甚般聰俊。何事不理會。不覺微哂。師師佯做睡著。心中暗想。天子必不行怒。終是寵愛師師。惟記於心腹。將小詞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後。朝去暮來。相近兩箇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且休說。天子與師師歡樂。卻說賈奕。這癡呆漢。自七月初八日別了師師。近兩箇月。不曾相見。這賈奕晝忘殄。夜忘寢。禁不得這般愁悶。直瘦得肌膚如削。遂歌曰。

愁愁復愁愁。意氣難留。情脈思悠悠。江淹足恨。宋玉悲秋。西風穿破牖。明月照南樓。易得兩眉舊恨。難忘滿眼新愁。算來天下人煩惱都來最在我心頭。

正愁煩惱間。左右報曰。有陳州通判宋邦傑。見在門首。要見都巡。賈奕聞之。急令請至。通判入門。賈奕降階接上廳。分尊卑坐。須臾茶飯能。通判問曰。都巡多時不相見。怎直恁悄瘦如此。爲甚。賈奕見問。不免具說實情。爲今上官家。占了李師師之情事。說了一遍。通判聞之道。咱兩箇從來相知。你是箇聰明人。何爲因一匪人。將功名富貴廢了。何癡迷之甚。豈不令人恥笑。賈奕曰。天子貴爲一人。尚戀師師之色。況劣弟乃一愚夫乎。通判見賈奕執迷□□省。遂言曰。尊兄但放心。我有姑夫曹輔。見做諫議大夫。若知必諫。官裏不敢私行。恁時交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聞之大喜。遂言曰。若哥哥交諫議諫了。官裏不戀師師。深謝哥哥。通判道。弟兄心何必如此。言罷二人自別。且休說賈奕。只說宋邦傑。見了姑夫曹輔。說徽宗夜夜宿平康匪妓之家。話且提過。只說官裏當日設朝。

【詩曰】 鴨爐催明不讓雞。上陽初覺曉光輝。 麈幢雉扇祥煙裏。帝座龍旂秉玉圭。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方纔坐定。見一大臣。急離班部。前進金階。紫袍簸地。象簡當胷。卻是諫官曹輔。進表諫箇甚事。

只因幾句閒言語。惹得一場災禍來。

那曹輔知道主上有微行宿娼之事。自思身爲正言。主上有失德。不行直諫。則是曠職。孟子有云。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便是觸犯天顏。也只得修表一道諫其君。幸而見聽。則爲盡言官之職。萬一不從。便身膏鼎鑊。亦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乃進表文云。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示懲罰之勇。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鬬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傅臣某有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臣京。爲不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陛下一舉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靈念乎。近聞有賊臣高俅。賊臣楊戩。乃市井無藉小人。一旦遭遇聖恩。巧進佞諛。簧蠱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於娼館。事迹顯然。雖欲揜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聽信匹夫之讒邪。寵幸下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皇帝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蠱惑聖聽。獨不念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爲私行也。非爲荒淫也。臣所願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俅、楊戩、竄逐於外。親近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藝祖皇帝創

造之艱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天威。自分身膏斧鉞。但使陛下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

宣和七年九月　日具位　臣曹　輔表上

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自覺慚愧。特降敕將曹正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道。您小官。何得僭言朝廷大事。輔正色叱之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動息。輔引蔡京輕車小輦之語爲證。那時王黼正與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了正言。編管郴州居住。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續奏云。曹輔心在愛君。言甚鯁直。陛下不能優容。遠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讒言。微遊妓館。則忠言結舌。不聞於上。萬一有奸邪叵測之情。陛下悔之晚矣。徽宗與張天覺道。賴卿忠嘉。得聞讜論。吾知過矣。行將改之。天覺回奏。陛下倘信微臣之言。痛改前非。則如宣王因庭燎之箴而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罷兵。宗社之幸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顧陛下念與不念如何耳。徽宗退朝後。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別宿一宮。過得數日。又復思慕李師師之情。不能棄捨。宣楊戩入內。道與楊戩。你可傳將寡人聖旨。說與李師師。朕爲曹輔張天覺等有諫。不容出宮。是誤了夫人期約。休怪。楊戩領了聖旨。騎一疋高馬。直奔入金線巷李師師家裏來。只見師師接見楊戩。佯羞詐醉。楊戩傳了聖旨。師師道。是天子自有皇后貴妃。追歡取樂。賤妾平康潑妓。豈是天子行踏去處。道罷。醉倒牀席之間。四體不收。楊戩再三撫諭師師道。夫人休怪。歇幾日

了。天子須來也。擡頭一覷。見師師卓子上有一小簡。楊戩展開看時。卻是賈奕底簡。那簡中說箇甚的。分明是

風流喪命甘心處。恰似樓前墜綠珠。

楊戩展那簡兒一覷。見賈奕簡上寫道。

奕自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微行私幸。是咱兩人夙世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未承開允。立俟佳音。

右廂都巡賈奕啓上。　可意人李師師簾下。

楊戩道。有這般潑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卻又密地與賈奕打暖。卻不是李媽媽兄弟了也。道罷。遂持小簡入內。呈與天子。師師子母諕得魂不著體。楊戩入內。徽宗問師師道。箇甚的。楊戩將賈奕手簡呈上。天子覽畢。交中使去拏取那匹夫來。不多時。拏得賈奕。到於金階之下。喝道。匹夫。爾為朕一職之役。不以巡警為意。卻入娼家。造詞謗朕。爾得何罪。賈奕諕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俯伏在地。稱臣死罪。微臣怎敢謗訕陛下。望聖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謗訕。且說這留下交綃當宿錢的詞。是誰做來。賈奕無辭以對。徽宗道。賈奕流言謗朕。合夷三族。餘者皆令推入市曹。斬首報來。

昨日風流遊妓館。　今朝含恨入泉鄉。

徽宗敕下。差甄守中做監殺官。是那靠午時分。押往市曹。卻遇著諫官張天覺。問甄守中道。今日殺的是

甚人犯甚底罪。守中附耳與天覺低聲道。天子爲私行李師師家。與賈奕共爭潑妓。賈奕小詞譏諷官裏。是天子喫受不過。賜死市曹。天覺分付甄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道罷。拍馬入朝。來見天子。天子問天覺。卿不宣而至。有何事奏來。張天覺山呼舞蹈了。當日奏道。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萬世之丕祚。爲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舉動。一笑嚬。皆不可輕也。柰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修。天文變于上。人心怨于下。邊疆不寧。盜賊蜂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顧與匹夫爭一潑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正。無以治民。欲望聖慈。曲行赦宥。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鑒。不錯那時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更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孟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事之正當。誰敢妄肆詆毀。陛下既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下小臣。得以無忌憚也。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悔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聞奏。未免慙恥。喻天覺道。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奕爲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著。仍賜繡墩。次坐于御座之側。宣問張天覺道。朕今與夫人同坐于殿上。卿立階下。能有章疏乎。天覺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埽地矣。人有禮則強。無禮則亡。陛下視禮法爲何物。孟子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尙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天覺、授勝州太守。卽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張天覺朝辭之任。乃作詞一首。寄調南鄉子。

向晚出京關。細雨微風拂面寒。楊柳隄邊青草岸。堪觀。只在人心咫尺間。酒飲盞須乾。莫道浮生似等閒。用則逆理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

吟罷。行數十里。忽值路邊老牛臥地。天覺長吁一聲。依前詞又作一首調南鄉子。

瓦鉢與鐵瓶。閒作白雲醉後休。得失事常貧也樂。無憂。運去英雄不自由。彭越與韓侯。蓋世功名一土丘。名利有餌魚吞餌輪收。得脫那能更上鈎。

中使錄其詞歸呈徽宗。徽宗看罷。心知天覺爲異人。悔之無及。自天覺仙去之後。朝廷之上蕩無綱紀。蔡京、蔡攸、童貫之徒。縱恣於上。高俅、楊戩、朱勔之黨。朋邪於下。徽宗悉由諸奸簸弄。册李師師做李明妃。改金線巷、喚做小御街。將賣茶周秀、除泗州茶提舉。蓋宣和六年事也。宣和六年五月。金國遣使來。趙良嗣報使。良嗣至軍前。金國阿骨打道。平滦等州。若必欲取。幷燕京不與。汝家了也。是時有左企弓者。爲金國謀。嘗獻一詩。

幷力攻遼盟共尋。功成力有淺和深。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無許燕之意。七月。金人來歸燕山六州。那六州是甚州。

涿州。易州。順州。景州。檀州。薊州。

既得六州地。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初稱交割。又稱宣撫。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盡爲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藏幣數百萬。僅得容城而已。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歡呼迎謁。南向燒香上祝聖壽。其地

自冬至及春皆無雨。纔王師撫定。雨澤隨降。王黼率百官稱賀。於是降赦兩河燕雲等路。金國阿骨打死。其弟吳乞買。改名晟。嗣立。八月。遼將變離不犯燕山。我師伐之。後有人一詩云。

【詩曰】 世事皆然未必然。 是非誰定百年前。 今人不恨宣和誤。 卻恨宣和誤伐燕。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張瑴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密地教練兵卒爲備。金人既取燕。粘罕謂參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張瑴。何如。公弼答云。若以兵加之。是趣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願輕身見張瑴。諭以金國招徠之意。瑴謝曰。契丹八路。今所留者、僅平州耳。怎敢有反心。所以未釋甲者。蓋防備蕭幹耳。厚賂康公弼。公弼以其語告粘罕。粘罕信之。將平州改南京。和張瑴同平章事。及是年。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怕遠徙。私訴於張瑴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必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又何懼乎。瑴召翰林學士李石問之。石以爲然。遂執企弓。數其罪而殺之。李石與三司使高履同詣燕山。說王安中云。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送李石、高履赴闕。詣王黼白事。朝廷從其請。張瑴以平州來降附。金人聽得張瑴叛歸我朝。遣闍母國王、部領馬軍二千人攻之。張瑴統所部兵拒戰。闍母國王自知兵少。更不接戰。大書于州門云。今冬復來。遂不交鋒而退。張瑴虛自張大。以捷聞于宣撫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納張瑴、爲南朝失信之罪也。

且說。徽宗自得燕山之後。與高俅、楊戩、朱勔、王黼之徒。無日不歌歡作樂。遂於宮中。內列爲市肆。令其宮

女賣茶賣酒。及一百二十行經紀賣買皆全。有時上皇妝乞化貧子。行乞於中。以取其樂。又爲長夜之飲。以宵達旦。又使民夫增修萬歲山。重運太湖石。自蘇杭起程。達汴。人家有一丁。著夫一名。兩丁著夫兩名。民不聊生。兩河岸邊。死丁相枕。寃苦之聲。號呼于野。上竟不之知也。後半載。徽宗與林靈素、李明妃、并高俅、楊戩、宴于千秋庭。是夜。月色如晝。徽宗與林靈素、明妃三人賞月。酒闌。令林靈素宿于禁內。徽宗與李妃寢睡不著。披衣而起。與國師閒話。坐于千秋庭。徽宗道。見說月宮方圓八百里。若到廣寒宮。須有一萬億。如何得到。林靈素聞言道。陛下要看廣寒宮甚易。望空用手一招。見青鸞二隻。落于帝前。林靈素請天子上青鸞之背。林靈素亦跨一隻。請陛下合眼。喝聲起。二人乘青鸞。望乾方西北而升。不多時。交天子開眼。時過一大門樓。但冷光萬頃。清寒襲人。徽宗與林靈素前行時。見一樹清陰密合。見二人于清光之下對坐奕棊。一人穿紅。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敕。交咱兩箇奕棊。若勝者、得其天下。不多時。見一人喜悅。一人煩惱。喜者穿皂之人。笑呤呤投北而去。煩惱之人穿紅。悶懨懨往南行。二人既去。又見金甲絳袍神人。來取那棊子棊盤。徽宗使林靈素問。早來那兩箇奕棊。是甚人。神人言曰。那著紅者。乃南方火德眞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眞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言能。神人已去。徽宗已備知天機事。無心遊賞月宮。悶悶不悅。迅步閒行。俄至一城。見紅光密合。有天丁守御。遂問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大帝玉皇之城。徽宗聞之大駭。與林靈素望天門路。恰待呼青鸞。欲離天闕。忽值一人。松形鶴體。頭頂七星冠。脚著雲根履。身披綠羅襴。手持著寶劍。迎頭而來。徽宗見了。思想這人好

面熟。欲待詢問。其人見了徽宗大怒。此人是誰。乃張天覺也。言道。陛下看看遭囚被虜。由自信邪臣。向此行踏。你也戀不得皇宮內苑。寵不得皓齒朱顏。虐不得萬邦黎庶。有分離鄉背井。向五國城忍寒受餓。言訖。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門與一推。林靈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來。不知天子性命如何。

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

徽宗叫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驚覺來。諕得渾身冷汗。李明妃問道。陛下緣何驚懼而覺。天子曰。其夢差異。上皇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明妃道。夢寐之事。虛無不足盡信。久而天明。徽宗將天上之事。說與林靈素。靈素道。興廢分已定。蓋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後。朝歡暮樂。無日虛度。徽宗一日問林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此何謂也。林靈素答曰。今通天下之爲教者三。曰儒。曰道。曰釋而已。儒以夫子爲宗。道以老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孔子之道。垂法萬世。蓋曾問道於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唐傳奕曾道。削髮而不拜君親。易衣而苟逃租賦。不忠不孝。非我中華之人。乃是西方胡鬼。佛教最爲害道。今縱不可遽滅。合與改正。將佛寺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尚改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鬬法。僧不能勝。情願頂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聖旨。胡僧疎放。道堅乃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當時敕天下。依准靈素所奏奉行。五臺山寺長、違命不從。以此官司拘刷抗命僧人。拘囚押至京師。奏聞天子。龍顏大怒。將僧人下大理寺獄中去。有僧人帶來行童。見師囚了。一氣走至汴

河岸上。手中拏著箇小紅葫蘆兒。往汴河中與一傾。不傾時萬事俱休。傾下葫蘆中物。不知是甚物件。只見就那汴河岸上。起一陣狂風。俄刻中間。雲生四野。霧長八方。轟雷閃電。雨若傾盆。則見汴河水厭厭地長上岸來。排岸司官急申告開封府。開封府急申省。省官卽時聞奏天子。天子聞之大驚。詔宣林靈素至天子問林靈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靈素奏道。請我王同去上城。看水去來。以此徽宗同文武官僚離朝直來城上。看那水去。天子同文武官上得城來。則見那水。便似千堆雪浪湖天瀼。萬派洪波合扇流。灩灩長上半城來。上皇及官裏見了大驚。覷林靈素問道。卿有何法。可以退水。靈素登城治水。敕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赦胡僧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退。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京城皆喜。次日有小童再把葫蘆一傾。水勢越漲。將欲平城。徽宗出黃牓。召人退水。見一行童。將牓文收了。有看牓大使。卽時同行童來城上見天子。大子見道。爾小童。如何治得此水。行童曰。小行不會。俺師父善治此水。天子見說道。這和尚見禁在大理寺。卽時交宣至。天子也不問抗敕之罪。便將僧人罪赦了。交治水去。僧人旣見免其罪犯。卽引行童往水邊。望洪波起處。把行童與一推在波心裏面。天子見了大驚。看時。卻見行童在波心中。湧出半截身體。一隻手把箇紅葫蘆。一隻手拍著葫蘆口道。業畜。不要作業。收來收來。不多時。風恬浪靜。水勢合漕。行童亦不見所在。天子見了道。這和尚必是南方二會子左道術。使此妖法。謔朕。交金爪簇下斬訖報來。道罷。武士一發向前。正欲擒那僧人。則見霞光耀目。不能近前。只聽得響喨一聲。見僧人騰空而去。立在雲端之上。言道。徽宗無道之君。看看被擄。猶自不

省見虛空中滴留留遺下一副紙來僧人乘雲而去近臣拾得看時上有幾句言語云

【詩曰】 尼父金仙白髮公 愚迷謾說各西東 若還盡悟無生法 總在靈山一會中

又

道君好道寵林靈 天下伽藍盡滅形 極樂上元歡事罷 看看身死五雲城

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罷衆官擁從天子迴駕林靈素爲見退水不及五臺僧八靈驗又思遭遇徽皇聖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屢蒙朝廷頒賜金帛甚富乃上表乞骸骨歸溫州營建青牛觀修眞養道祝延聖壽徽宗不允所奏十一月全臺奏林靈素妄議神霄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日攜衣被出宮徽宗降詔與宮祠溫州居住靈素至溫州營造青牛觀已成一日攜遺表一通見溫守閭丘鴉乞爲繳進及辭州官親黨而別回歸本觀與其徒曰某荷聖恩有希世之遇將來我逝之後可將七寶數珠託觀主藏之恐他年朝廷有命取索謹以獻焉其餘物件汝輩可罄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囑其隨行弟子皇城張如晦云汝可扛舁我棺出城南山遇地拆處即其穴也可就拆處掘深五尺見羅蛇便下棺師卒後其徒如其遺命扛舁棺木出所分葬地果然地自發拆掘深數尺不見羅蛇下視其穴深不可測遂下棺葬埋平明視之四望坦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變朝命下溫州監伐靈素之墓不知所在命遂寢 一月冬至後徽宗又感起樂事且而一年四季好景良辰不容虛度正如一年內

春乘寶馬芳徑閒遊 夏泛畫船長湖恣賞 秋辰采菊龍山登高 冬月觀梅獸爐暢飲

且說。世人遇這四季。尚能及時行樂。何況徽宗。是箇風流快活的官家。目見帝都景致。怎不追歡取樂。皇都最貴帝里偏雄。皇都最貴。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日夜。州裏底喚做山棚。內前的喚做鰲山。從臘月初一日。直點燈。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夜。爲甚從臘月放燈。蓋恐正月十五日陰雨。有妨行樂。故謂之預賞元宵。怎見得。有一隻曲兒。喚做賀聖朝。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杳。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矯望。景龍門上。龍燈鳳燭相照。聽教雜劇喧笑。藝人巧寶。鰲宮前。呪水書符斷妖。長岳傍。相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候等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陰晴未保。

東京大內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徽門。曰宣德門。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鰲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箇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有一箇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個大字。寫道。

宣和綵山。與民同樂。

綵山極是華麗。那綵嶺直趂禁間春臺。仰捧端門。梨園奏和雅之音。樂府進婆娑之舞。絳綃樓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紅玉闌中。百萬都民瞻聖表。且如前代慶賞元宵。只是三夜。蓋自唐元宗開元年間。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時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燈燭。至宋朝開寶年間。有兩浙錢王。獻了兩夜浙燈。展了十七八兩夜。謂之五夜元宵。怎見得。昔人有隻曲調。道是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動飛塵。車喝繡轂。月照樓臺。　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訝鼓通宵華燈竟起五夜齊開。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箇仙鶴兒來。口內銜一道詔書。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著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著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鰲山下看燈。卻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箇貴官。金燃線幞頭舒角。紫羅窄袖。袍簇花羅。那三四貴官姓甚名誰。

楊戩　王仁。何霍　六黃太尉。

這四箇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禮。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鰲山高聳翠對端門珠璣交製。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　恩露勻施。凭御闌。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墜。萬姓推搶沒理會。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各各徧遊市井。可謂是

燈火熒煌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至十五夜。去內門直下。賜酒。兩壁有八廂。有二十四個內等子守著。喝道。一人只得飲一杯。有光祿司人。把著金巵勸酒。眞箇是金杯內酒。凝琥珀玉觥裏香。勝龍涎。一似

蟠桃宴罷流瓊液。　敕賜流霞賞萬民。

那看燈底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杯。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脫銀袍

濟楚風光。昇平時世。端門支散椀。逐逐旋溫。來喫得過。那堪更使金器。分明是與窮漢。消災滅罪。又沒支分。猶然遞滯。打篤磨槎來。根底換頭巾。便上弄交番厮替。告官裏馳逗高陽餓鬼。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漢都是子頂背帶。頭巾窄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綃金裹肚。妝著神仙。佳人卻是戴驃肩冠兒。插禁苑瑤花。星眸與秋水爭光。素臉共春桃鬬豔。對伴的似臨溪雙洛浦。自行的月殿獨嫦娥。那遊賞之際。肩兒厮挨。手兒厮把。少也是有五千來對兒。

【詩曰】　太平時節喜無窮。　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　滿頭花弄曉來風。

是夜。鰲山脚下。人叢鬧裏。忽見一箇婦人。喫了御賜酒。將金杯藏在懷袖裏。喫光祿司人喝住。這金盞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被內前等子拏住這婦人。到端門下。有閤門舍人。具將偷金盞的事。奏知徽宗皇帝。聖旨問取因依。婦人奏道。賤妾與夫壻同到鰲山下看燈。人鬧裏與夫相失。蒙皇帝賜酒。妾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爲恐公婆怪責。欲假皇帝金杯歸家。與公婆爲照。臣妾有一詞。上奏天顏。這詞名鷓鴣天。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觀鶴降笙簫舉。不覺鴛鴦失卻羣。　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臉生春。歸家切恐公婆責。乞賜金杯作照憑。

徽宗覽畢。就賜金盞與之。當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奏道。適來婦人之詞。恐是伊夫宿搆此詞。來騙陛下金盞。只當押婦人當面命題。令他撰詞。做得之時。賜與金盞。做不得之時。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婦人做一詞。婦人請命題。準聖旨。令將金盞爲題。念奴嬌爲調。女子領了聖旨。口占一詞道。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華燈羅列。無限佳人穿繡徑。幾多妖豔奇絕。鳳燭交光。銀燈相射。奏簫韶初歇。鳴梢響處。萬民瞻仰宮闕。妾自閨門給假。與夫攜手。共賞元宵。誤到玉皇金殿砌。賜酒金杯滿設。量窄從來紅凝粉面。尊見無憑。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後人攀例。賜盞與之。徽宗觀燈已罷。是時開封府尹設幕次。在西觀下彈壓。天府獄囚。盡押在幕次斷決。要使獄空。徽宗與六宮從樓上下覷西觀斷決公事。衆中忽有一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從人衆中跳身出來。以手畫簾。出指斥至尊之語。徽宗大怒。遣中使執於觀下。令有司拷問。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問此人爲誰。其人略無一語。亦無痛楚之色。終不肯吐露情實。有司斷了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終莫知其所從來。帝不悅。遂罷一夕歡。眞箇是

青春過了增華髮。歡樂既極哀情來。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今附載於此。世之論宣和之失者。道宋朝不當攻遼。不當通女眞。不當取燕。不當任郭藥師。不當納張瑴。這箇未是通論。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內外俱叛。遼有可取之釁。攻之宜也。女眞以方張之勢。斃垂亡之遼。他日必與我爲鄰。通之可也。全燕之地。我太

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昧。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上勢。燕在所當取也。郭藥師舉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瑴舉平州來歸。則撫之亦可也。中國之召侮於女眞者。不在乎此。蓋女眞初未知中國虛實。初焉遣使非人。泛海屢至。每爲其酋所辱。則取輕於其始矣。及議山後地。粘罕尚兀自說。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刀。怎能立國。如此強大。尚有畏怕中國的意。自郭藥師既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尚能覆敗官軍。虜酋曾告馬廣道。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您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則中國之取侮於女眞者。不特一事也。設使當時不攻遼。不通女眞。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瑴。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蓋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餘年。奸倖之積久矣。彗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怕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怕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怕礙行樂。此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使遼。遼人笑曰。大宋豈無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眞將叛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爲辭。粘罕笑道。汝家更有人可使麼。此宦官之夷狄也。虜至燕。而燕降。至河北。則河北之軍潰。至河南。卽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置花石綱。而激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激河北、京東之盜熾。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內無夷狄。而外蒙夷狄之禍者。小人與夷狄、皆陰類。在內有小人之陰。足以召夷狄之陰。霜降而豐鍾鳴。雨至而柱礎潤。以類召類。此理之所必至也。宣和之間。使無女眞之禍。必有小人簒弑。盜賊負乘之禍矣。

新編宣和遺事後集

泰道亨時戒復隍。宣和往事可嗟傷。正邪分上有強弱。罔克念中分聖狂。
天已儆君君不悟。外無敵國國常亡。道君驕佚奢淫極。詎料金人來運糧。

三月。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宣撫司譚稹對使者道。宣撫司都無片文隻字。許糧之約。難以奉承。其使云。去年四月間。趙良嗣曾許來稹道。良嗣口許。怎可信憑。終不之與。後來金人舉兵。亦借此以爲辭耳。閏月。京師地震。宮中殿門、皆搖動有聲。又陝西蘭州諸山。草木皆沒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又生於山上。朝廷遣黃潛善按視。潛善歸。謂訛傳。不以實聞於上。○秋七月。遣校書郎衛膺敏、爲賀生辰使。膺敏奏言。金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北虜遣使。吾反先之。於威重已損。萬一彼不至。豈不爲朝廷羞。臣至燕山伺候。設若不來。則以吏命。置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言爲然。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十二月。兩京河浙路大水。是時。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髯。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以其事聞於朝。詔度朱氏妻爲女道士。是歲。河北、山東、連歲凶荒。民間米糧不給。爭削榆皮、采野菜、以充飢。至自相食。於是飢民竝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聚衆十萬。圍濬州。濬州去京師纔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不之知。又有高托山。聚衆三十萬。起於河北。徽宗遣內侍梁方元、帥兵討之。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滅遼。六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李用和來告廢徽宗詔童貫、復行宣撫事中等路。○八月。有都城東門外賣菜夫。突入宣德門下。忽若迷罔。將菜擔拋棄。向門戟手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八郎驕奢喪國。尙宜速改也。不爾。悔無及矣。邏卒捕其人。赴開封府獄。一夕。其人方甦。再三詢問。竟不知向所言者。密於獄中殺之。○是時。萬歲山羣狐。於宮殿間。陳設器皿。對飲。遣兵士逐之。徬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艮岳山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徘徊不去。徽宗心知其爲不祥之徵。而蔡攸曲爲邪說。稱艮岳有狐王。求血食。乃爾。遂下詔毀狐王廟。○十二月。金國遣斡离不、粘罕、分兩道寇邊。斡离不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軍自河東直趨太原。斡离不入寇。遇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使。遂至境上。爲斡离不所執。責令投拜。副使蔣睪以下。皆羅拜稱臣。獨傅察不屈。虜以兵脅之。謂察曰。南朝天子失德。我興兵來此弔伐。傅察回言。爾欲敗盟。借此以爲兵端。自古至今。用兵者以曲直爲勝負。南北兩朝。勢均力敵。安知爾非送死哉。我項可斷。膝不可屈。虜酋大怒。執傅察而殺之。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童貫至太原。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奏使粘罕軍前。粘罕嚴兵待之。令馬擴用庭叅禮數叅拜。粘罕踞坐以受其拜。謂馬擴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通好。各立誓書。期以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遠約。陰納張瑴之降。將燕京逃去。官民盡行拘收。本朝累牒追還。皆以空文相給。我今大兵來辨曲直。汝可辭我歸。擴自雲中回太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貫欲逃歸。計請太原帥張孝純商議。孝純謂曰。金人渝盟。大王宜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動搖。河東、河北之地。不旋

踵而失矣。貫怒目嗔罵曰。咱受命宣撫。非守土臣也。大帥若欲辭其責。則朝廷置帥。欲何爲哉。孝純撫掌笑曰。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日金虜渝盟。便乃畏怯如此。身爲國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難。但要奉頭鼠竄。將有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童貫即日逃歸京師。斡离不陷燕山府。郭藥師等叛降之。粘罕陷朔州、武縣、代州、忻縣。圍太原府。斡离不犯中山府。朝廷能花石綱及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金國傳檄書至。童貫得虜牒。開拆。始知爲檄書。其言大不遜。是時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匿邊報。不以奏聞。道是恐妨恭謝。及恭謝禮畢。方以檄書進呈徽宗。徽宗御宣和殿。下詔罪已求言。手詔云。

朕獲承休德。托於士民君王之上。二紀於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曠。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寡。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竝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竝不次陞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竝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庚申。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卽皇帝位。立妃朱氏爲皇后。遣李鄴使虜告內禪。且講和好。○斡离不帥兵犯慶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復明。虜驚欲遁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

幹离不信其言。遂進師攻信德府。執其守臣楊信功。虜酋登門撫諭居民。○太學生陳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李彥。曰梁師成。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天資兇悖。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僧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竊弄朝廷爵賞。殘暴生民。交結閹官。包藏（腦）心。比之王莽。緣京用事。姦人竝（進）王黼相繼爲相。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童貫實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貪功冒賞。不寤事機。卿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者。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精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李彥根括民田。威震三路。奪民資產。重斂租課。尅剝太甚。盜賊四起。曩時淸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侵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殺戮吏民。天下騷然。彌年不已。皆朱勔父子所致。按朱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交結閹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之民。撤民

屋廬。掘民墳冢。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迫脅州縣。□□必取。往往顚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天下扼腕於此六賊者久矣。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競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京等六賊。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此六賊。將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哉。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未爲之志。繼成於陛下。豈不偉哉。書上。不報。

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才出宮門。數萬人攔路伏闕陳言。皆指斥六賊、專以淫佚蠱惑徽宗。故宣和數年之間。朝廷蕩無綱紀。劉屏山有詩云。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及金兵之來。京師競唱小詞。其尾聲云。蓬蓬蓬又乍乍乍蓬又是這蓬又乍。此妖聲也。劉屏山汴京事紀有詩云。

倉皇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沙埋皓齒。不堪重唱蓬又歌。

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諛佞之失。將李明妃廢爲庶人。在後流落湖湘間。爲商人所得。因自賦詩云。

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　縷衫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是年。欽宗即皇帝位。改元靖康。大赦天下。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土牛。鞭而碎之。初五日夜。守殿卒聞殿中哭聲甚哀。又聞擊扑之聲。移更方止。平明觀之。見勾芒神面有淚痕。滴瀝襟袖。猶濕。其牛首墮在地上。尚有刀斧痕可驗。吏白有司。密地修補以行事。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正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周阻抑言者。當時民謠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初九日。邊報金兵已在河北。時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陷沒數千人。虜因此不得濟。方平既潰。循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兵乃取小船以渡。凡五日。馬軍方渡盡。步卒猶未渡也。時以郭藥師爲向導。藥師前驅至濬州。欽宗下詔親征。王黼爲見胡騎欲犯京師。載其老小東下。欽宗詔竄王黼永州。籍其家。得金寶以萬計。其侍妾甚多。有封號者。爲令人者八。爲安人者十。王黼平時公然賣官。取贓無數。京師謠言云。三百貫曰通判。五百索直祕閣。蓋言其賣官爵之價也。王黼至雍丘縣南周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爲王黼罪。乞誅之。下開封尹蠡山聞其事。山遣使武吏殺之。取其首級以獻。朱勔削官。放歸田里。未幾。竊管循州。籍其家財。尋亦賜死。李彥亦賜死。籍其家。○上皇遂出南薰門如南京。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乃除朱煥爲江淮京浙發運使。而蔡京、朱煥之家小。盡南下矣。○二月初二日。斡离不軍抵城

下。徑趨牟駞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曾在其地打毬。來導虜兵先據之也。金人已渡河。乃歎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哉。先是遣李鄴使虜軍求和。鄴歸盛誇虜強我弱。謂虜人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鄴做六如給事。金兵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拒之。金兵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力戰。自卯至酉。殺賊數萬。馬忠又以京西兵、殺金人於順天門外。軍聲大振。遣鄭望之使金軍。使高世則副之。又改差李梲奉使。望之等見斡离不云。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驩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議事。斡离不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主上新立之故。所以存趙氏宗社。今議和須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匹段百萬匹。尊金主爲伯父。將燕山之人在漢中者歸還。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仍以宰相、親王爲質。和議可成也。乃以書遣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與李梲來。詔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議。使張邦昌副之。時李綱固爭不能奪。而康王竟行。康王留虜營數月。當與金國太子同習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臣之良家子。假爲親王來質。語斡离不曰。康王恐非眞的。若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於騎射如此。可遣之。別換眞太子來質。斡离不心亦憚之。復請遣蕭王樞代爲質。康王遂得南歸。○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帥涇原秦鳳路兵勤王。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諸軍。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欽宗問諸帥曰。今日之事。卿意如

何師道奏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事○時金人講和索金銀甚急王孝迪揭榜立賞根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民間藏蓄爲之一空梁師成尚留京都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太學生陳東言蔡京童貫朱勔父子挾道君南巡恐生變離梁師成未正典刑請賞之法欽宗下詔暴白其罪黜爲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殺之○姚平仲者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姚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殺彼甚衆宣撫童貫召與語平仲不少屈貫不悅抑其功賞陝州方臘作耗道君曾遣童貫討賊貫雖不喜平仲但心服其勇復取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之功冠軍不願推賞乃謂貫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一見主上耳貫愈忌之他將如王淵劉光世者皆得召見獨平仲不得召貫忌其功叔也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兵來乃得召見賜見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賞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歸及出連破兩寨奈機事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志未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克日并力攻擊有必勝之道奈李邦彥力主和議恐其成功遂廢親征行營使謝李綱以謝金虜欲堅講和之議也姚平仲憤恨朝廷無用兵意遂乘一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方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屢下詔求之弗得也至於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

年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其行速若奔馬陸放翁爲題青城山上淸宮壁詩云

造物困豪傑　意將使有爲　功名未足言　或作出世賢　姚公勇冠軍　百戰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　殆非一木支　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　但驚山澤間　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　倘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岳　稽首餐靈芝
金骨換綠髓　欻然松杪飛

丙午日金虜退師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許割三鎭詔書及肅王爲質不待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去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用兵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數道竝進俟有便利可擊則幷力擊之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功密奏欽宗曰吾國新與金國講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以阻和議立大旗於河東河北兩岸上寫云準敕有擅用兵者依軍法諸將之氣索然矣○蔡京青授祕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鶠言賊臣蔡京姦邪之術大類王莽收天下姦邪之士以爲腹心遂致盜賊蠭起夷狄動華宗廟神靈爲之震駭遂竄蔡京儋州編置及其子孫三十三人竝編管遠惡州軍在後蔡京量移至潭州那時使臣吳信押送信爲人小心事京尤謹京感舊泣下嘗獨飲命信對坐作小詞自述云　西江月

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蔡京居月餘怨恨而死。年八十。蔡攸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後移萬安軍。朝廷遣使就萬安軍斬之。傳首四方。蔡脩亦以復辟之謗伏誅。童貫初貶池州居住。量移郴州。朝廷下詔。數童貫誤國家之罪有十。追至南雄州斬之。傳首京師。

權姦誤國禍機深。開國承家戒小人。六賊盡誅何足道。奈何二聖遠蒙塵。

三月。李綱追上皇於南京。入居龍德宮。○趙良嗣使虜開邊隙。竄柳州。尋亦就誅。○种師中擊虜於榆次。死於難。姚古師潰於盤陀。退保隆德府。再召李綱爲兩河宣撫。○六月。太白、熒惑、歲星、鎮星、聚於張。彗出紫微垣。○七月。彗出東北。長數丈。北掃帝座。掃文昌。大臣李邦彥等奏曰。此乃夷狄將衰之兆。不足爲中國憂。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下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與金賊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彌大斬師正以徇。而師正部下衆不自安。會童貫已誅。其大校李福。承師正之軍以叛。遂掠蕃青間。脅從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李彌大遣裨將韓世忠、統所部五百人襲擊之。擒李福。斬於軍。餘皆棄甲遁。其衆猶有萬餘人。世忠單騎入其軍。謂曰。我輩皆西人。平時惟殺蕃賊。那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衆皆羅拜而降。○八月。劉岑、李若水使虜。○十月。竄李綱。時。幹离不陷眞定府。○十一月。康王楠使幹离不軍。許割三鎮。幹离不犯京師。朝廷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無一來者。都城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効勇。京東西弓手千餘人。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無人收之。兵部則謂屬朝廷。係樞密院當收。樞密則謂自

有所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謂庫部當收。彼此互相推託。皆棄之不收。反遣之以與金人用。○是時。欽宗以手札促張叔夜提兵三萬人入衛。屯於玉津園。叔夜同孫傅、范瓊夜襲虜營不克。閏月。粘罕犯京師。屯青城。復遣蕭慶來議和。堅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爲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却而不受。大雨雪。彗出竟天。○丙辰。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午時失守。先是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离不等。何㮚、孫傅、與內侍等。皆傾心尊信之。又有劉孝竭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各效郭京所爲。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接戰。爲金兵分四翼並進。郭京脫身逃遁。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濋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爲軍士所殺。何彥慶力戰。死於城上。張叔夜請駐蹕襄陽。以圖幸雍。叔夜連四日大戰。力斬金人金軍大將二人。身被數創。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鬬。上開城陷。乃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蓋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牽於和議。不從。師道厲聲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如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

陳迹分明斷簡中。才看卷首可占終。兵來尚恐妨恭謝。事去方知悔夾攻。
丞相自言芝產第。太師頻奏鶴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季。始恨元城與了翁。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式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入城撈挈書籍。幷國子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

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一將、領甲士百餘人、在天津橋駐劄、民不敢過、壯者則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城中閉戶不敢出入、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命、於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於逐方巷、廿四廂集民女子、揀撰出城、父母號泣、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爲金人恣行淫濫、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爲禮、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且得金一百廿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㮚、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鐶釧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刑及無辜、廿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兩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廿九日、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兩人到軍前、共議申奏、金使又言、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爲臣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麗、將

甲兵騎七百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我來見國主。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鐶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於小室。曰元帥睡尚未起。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酋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祗應。只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嘘不能食。夜闌寒甚。帷幙風急。

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主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中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請帝署名。帝從之。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竝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諭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早來紫衣。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刻。天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四五盞。帝亦舉一二杯。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可說與你南國宰相。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發。以准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

立賢君言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其中作二主宮。宜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大宋人。今日瞻好公事。矣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至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凡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三月初四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初五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王。遣人持詔書示帝。遙遠不復可辨。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離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

暮。番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牀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有毛麾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飛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曇曇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與帝異居。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十六日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雪夜。夜宿竹簟。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焰。與二帝同坐。向火至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以常服之服。逼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因抗言力爭。罵虜不屈。虜殺之。粘罕謂羣胡曰、大遼之亡。死節之臣甚衆。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及葬。得一詩於衣襟。

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還雪飛。
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使張邦昌受僞命卽位。僭號楚。丁巳太上皇北狩。越四日庚午。粘罕遣騎吏持書示上皇。已先行矣。謂帝曰、元帥令遣汝等赴燕京朝皇帝。來日起行。十八日

早。騎吏牽馬四疋。令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吏遂掖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上羹飯二小盂。太上及帝二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皇老何由知之。皇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疾。汝有湯藥。皇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遲滯。住。遂促行。掌騎吏千戶。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二十九日。行次將欲渡河。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宄賤。吾兄待汝以至於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四月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相視哽咽不勝。傍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盃。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視朱后曰。這一塊好肉。你自喫之。方喫酒。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番官。衣褐紵絲袍。[illegible]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辦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后不得已。不勝泣涕。乃持盃。遂作歌曰。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觴。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爲強。

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

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

遂舉盃勸知縣酒。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復舉盃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四月初一日。至眞定府城下。不入城。從北關過去。或日至一鄉村數千家。見澤利至。有褐衣人前拜澤利。奉上酒食。二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腆。又一日至一縣下。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官取得肅王小女爲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小女子前拜。已戎服。見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爲婆婆。朱后爲姆姆。曰。前日爲軍馬擁遏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遂將奴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說未畢。爲知縣引回。行數日。又至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列兵刀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金紫人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呼指揮曰。將它二人去見海濱王。畢。來日入城。言畢。趍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王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爲之柰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眞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羅盛之。每月可得珠

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沸湯泡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烈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卽愈。燒之能降天神。香烈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不知二物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家。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主者令引二帝出其門。二后尚立牆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橋。叱令上馬而去。又復行六七日。始達燕京。乃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旣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見。傳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堇相公也。帝亦再拜。孛堇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略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爲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傳敕。封帝爲天水郡侯。太上爲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喝命二帝及后謝恩。左右引去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於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於元帥。遂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竝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

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竝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食止有粗飯四盂。米飲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尙加詬責。是日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盡如之何。左右言於官。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薦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乃徒步前行。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至燕京北門宿捕司房。六月初一日。時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昏。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爲首者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它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時帝年二十二歲。太上年五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甚暑。一死無疑也。十二日。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門。守衛皆搜搶。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它人出入亦然。蓋入城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人。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凡出入則安慰方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虱。以至循行。苦楚不勝言。賴阿計替、令左右爲其洗濯。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竝給賜夏衣。視之。乃紗帛二疋。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

其物同歸其物爲監者收其半。復以舊褐紗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庶免汝裁造也。忽一夜。聞外喊聲。衆大驚。火光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叛去。謀尚未發。偶以酒醉。鞭撻一奴。奴告大金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火燒屋宇。近百餘間。被殺傷者七百餘人。十八日早。大金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閑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首人在。你不得胡說。瞞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出血。齒碎。令人拽去。復入室中。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進之。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罪。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欲賜死。更令往靈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九十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而方甦。戒左右使行。至晚出門。帝身有傷。苦痛。起止不能。太上因暑熱成病。狼狽萬狀。如是數日。始達靈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圜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其自縊也。日惟一食。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乃同知下千戶三人作亂。因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攜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勉之勉之。必有歸去之

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經三日。別軍始至。城中乃定。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爲反者千戶所殺矣。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奈何。未幾。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之。阿計替曰。我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復監視二帝。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貴人。對坐堂上。呼曰。識我否。帝曰。不識。紫衣曰。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箇夫人面。蓋韋妃爲彼妻之。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亦稍可以禦寒矣。金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疏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衢。忽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卽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合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麪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引帝入室中。問適間九哥是誰。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又問。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共分而食之。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天下作宴。宴罷。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復引向來送餅妮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後來與不來。未可知也。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它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聞韋夫

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啜雞兀領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聰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又戒監者二十餘人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雞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作此同知也。初二日。有番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欵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詞狀番吏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靈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帝曰。新同知言。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公捉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又遣阿計替往燕京下文字。須二十日方還。二官人且忍耐安心。言畢而去。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汚州聽候指揮。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靈州。自此以後。日行五七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單薄。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又行三四日。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臥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人。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於皮篋中。取出

乾羊肉數塊贈帝。且言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戰。父子爲西夏所獲。由是皆在西夏。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爲金人執縛降之。臣今爲靈州總管。願陛下勿泄。又言。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皆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岳飛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

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忽聽羌笛。吹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賡乎。帝乃繼韻曰。

宸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拆地。忽聽搊琶。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曰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尙煙霧。動經五七里無人迹。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忽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汚州。衞者擁二帝入城。其地人煙稀少。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王侃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皆頹弊。廊廡若官。離落疎虞。不類人居。其護衞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衞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

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靈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箇月。不知其人還靈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靈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主時時要中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靈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靈州。又從靈州到此處。往復一十餘日。不勝艱苦。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今至矣。俄空中雁聲嘹嚦。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爲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一箭中雁。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微笑。取茅草爇火。破雁炙而分食之。

【天輔十四年】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劍。宮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殺之。是時。止有趙妃當寵。累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又因著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於西汚州聽候指揮。近者四太子。又爲韓世忠敗于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趙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

發怒曰留汝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妒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日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箇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汚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令將我敲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佗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病甚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二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汚州相類城中民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靈州別後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帝於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還內

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揖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有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曰。有中貴人坐庭上。與番相對坐。引帝至庭下。語曰。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爲后。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未知宗派。實迹。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記的實。自京師破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想尙在何不檢閱。中貴又言。常見后說。在京師時。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父。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靑哥。早晚必爲太子。今月十一日。想已册立了當。中路又逢蓋天大王夫人韋氏。爲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言。帝曰。鄭太后已死矣。言訖。上馬而去。又日。有中貴坐庭下。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篋。囊二喪。皆零落骨殖。復合取二木函殮之。葬于淺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澤。特放二帝囚禁。城中自便往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於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以供需少飲食而已。一日。五國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爲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帝敕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賜死。今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戒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後。復拘二帝如前。

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知廢后之由。或曰。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爲郎主妻。前日因妒忌巳殺之。又以荆王女爲妃。生一男一女。今巳位爲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奕棊。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巳。送入外羅院。卽宮掖間所囚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恐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甘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爲燕京官妻十餘人。竝賜死。故及瓜歐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繂。經梁間。故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于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自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帝亦從行。時賴監者阿計替、寬容見勉。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晴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沸煎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卽愈。沉者。卽死。半沉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臥。帝憂。以不雲木自煎泡。木果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卽位。改元天眷。有赦。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卽位。巳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卽日發行。五國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極艱惡。是日。約行六十餘

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籠間。微風細雨。殆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舉足如行濘泥中。又爲瓦礫所損。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次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鐫刻甚巧。阿計替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瑩如碼碯。深百丈。每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泛溢。以土石投之。則有聲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澄。飲之甘美。二帝視神祝曰。金主之威。井水可卜。傳聞九弟已遭縶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爲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不此祝。謾求之耳。良久。石像聞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又行數日。值日夕陰曀。霧氣遮障。深停於一小市井間。或見人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仗旗執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縺縛於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鬬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於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竝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趍於二帝前拜伏。如小兒

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興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處人言。數世祀神。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獻帝後。衆啖之而去。又數日。才至均州。帝與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肭子啖。即愈。帝亦進上皇啗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可就此間埋藏。問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尸於其傍。用茶肭及野蔓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棄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究其日月。乃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回甚速。帝哀悼日夜不已。或曰。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北。若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開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自東京至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矣。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入

城。見其邑甚壯。同知名赤黎喝。乃是阿骨打從兄弟也。引帝至庭下見之。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又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推恩。移汝在此。毋苦惱。命左右以杯酒爨肉賜帝。同食於廡下。食畢。赤黎喝問帝。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赤黎喝曰。汝但安心莫憂。乃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牀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召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南行至燕京。繇是抵鹿州、壽州、易州、平順州。所經行路。皆榛荊大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同知。間有遺帝衣服者。有饋帝飲食者。在處皆有之。或曰。至一路傍。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事之最靈。每遇貴人到此。必先於夕前報之。作夜夢中。已得神報。言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祗候某等。故以酒食獻。阿計替并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處。民指一山阜間。有屋三間處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聲。若有三十餘人聲。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鐵爲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喏。廟無碑記。其人但稱將軍而已。阿計替曰。天羅王者。大王知之乎。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佛經曾有天羅神。大王之身。必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又一日。在途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計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門。見有石鐫二金剛。竝拱手對立。又見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盂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

燕京見帝。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氣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及視茶器。盡是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趍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趍屏後求之。則寂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卽獻茶者是也。衆人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國必矣。敢先爲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行。蓋有四祥。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時盛暑中。帝與隨行人。已皆疲困。竝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趍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死矣。俄有數丈大火。流於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一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次經過平順州。入城。屋甚雄壯。居民繁密。市井中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帝至驛中小室。亦有牀褥几凳、帳幙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次歷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各賜酒肉飲食訖。止宿則驛中也。或日行至平水鎭。去燕京只廿里。阿計替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竝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臥。聞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

之。況它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曰。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身版隔礙。不及四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答曰。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它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廿年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不及記也。將至雞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詳。相約來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遶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二事。阿計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卽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戒勿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至燕京。時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可先往見之。於是帝與阿計替行數十街。民皆聚觀。或泣或問。勞者甚衆。始至元帥府。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答禮止之。遂呼左右。將它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閤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彼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眞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宛轉近五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

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爲鄰。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牀。女眞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竝免朝見。竝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竝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根究。海濱侯居所。則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復見阿計替。在彼中爲監守人。帝居一小室。或與僧閒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於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欲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乃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持縑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自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天眷十年】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則隔門取給於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衽。一一皆取於外。且言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牀几。稍稍似安

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遞到絮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過夜悲嘯不止。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是歲。因郎主生日。嘗賜酒肉。於盛暑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人。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又再遣至胡婦人。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凡損廿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居於城東玉田觀。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命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槩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

【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及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與金主卽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爲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

【天眷十五年】郎主又殺淄王。誅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擄盛服。及內侍鐵立深祖。並典國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卽位。改元貞元。元年十月初三日。又添監者至十八人。牢固監之。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頓粗惡。其廨院。卽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兵甲。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況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

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一歧王乎。亮叱之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敢諫者死。隨以酖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於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錮之甚密。貞元六年。亮又遣書與秦檜。又得檜書。言韓世忠諸將皆死。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帝在右廨院。拘囚久。生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因改元。於宋紹興廿六年。正隆二年。三年。大敗夏師。夏主詣軍前納款。帝猶在右廨院。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濱延禧幷天水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掬。時帝手足顫悼。不能擊掬。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爲擊掬。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是歲。亮刷兵馬南征矣。

且說。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斡离不軍參。爲虜帥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以告。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於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斡离不心亦憚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眞是

龍離鐵網歸深海。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予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欽宗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憸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說。以圖偸安目前。正如寢於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熏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所以蒙塵於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膻者。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事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柰何斡离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旊之強弱。而辨黨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斡离不已據眞定。朝廷猶集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尚持論於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十一月斡离不已陷眞定。復以康王來質爲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欽宗謂康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爲辭。迫脅親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辨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爲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爲濟歸之計。且說斡离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趨避。行路困乏。因憩於崔

府君廟。不覺困倦。依階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道。無馬柰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正馬立於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莊。蓋爲飢渴所逼。奔入一村莊。略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莊中。老嫗徑出莊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略。王曰。吾爲商於磁、相間。因爲金兵劫擄。以至於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適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紿之曰。已過此兩日矣。你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於虜軍。吾兒得爲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爲。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向而泣。別嫗而去。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爲割地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汭至衞州。衞人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康王與耿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著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齎蠟詔。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衞。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

沂中、皆已在麾下。

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歸順。又得萬餘人。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衆軍相顧驚愕。康王密禱於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渡。報河冰已合。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趍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請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聲言大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援京師。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徽宗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徽宗行幸虜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可即眞。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㮚。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曹勉得御札於何㮚。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即皇帝位。然後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敍。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

赦。青苗錢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概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贓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辛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子邢恕。冬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當欲手劍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論主和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棁、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去。權府郝仲連力戰。死於虜。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拔河南。斡离曷攻山東。斡宿攻陝西。○六月。李綱入見。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既入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赴都堂治事。綱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李綱又定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卽爲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鎭。則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籍。又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傳古、徐大鈞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爲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竄張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僞罪。竄逐各有等差。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實來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涂秉哲、吳幵、莫儔、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傳文、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册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上。寘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爲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編置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僞楚爲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七月。詔取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拘虜使於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遷虜使於別館。不知一二大

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訏謨何其薄也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壘壁於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比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於度外表上不報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日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慤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十一月粘罕欲并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高宗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高宗下詔擇日還京建炎三年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高宗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沮撓之澤因憂鬱成病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贊高宗還京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城下兵往往去爲盜賊王倫使虜與傅雯俱至粘罕軍前爲其所留建炎三年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遺粘罕書願比藩臣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弊爲

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執奮於京室。納賓。則執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執多中原佳麗。遣大臣。則執加於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爲其所紿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高宗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於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可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孰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爲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爲不可幸東南。請駐襄、鄧。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珏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十大夫多附其議。九月。諜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建炎二年春正月高宗幸揚州。虜

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韓世忠守淮陽。乃分兵萬人趍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初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冑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鍔至京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鍔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季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矣。後人有一詩道。

門外飛塵諜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君王馬上呼船渡。丞相堂前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迫及高宗於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趍陝之計。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趍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棁叛降之。惟

通判楊邦乂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十二月。高宗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於明州。大捷。建炎三年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三月。虜歸。過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於太湖。幾乎生獲兀朮。四月。韓世忠邀虜於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實。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得濟。願還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鍊鐵爲長綆。貫以大鈎。每鎚一綆。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結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告虜。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蓬篷。可不攻而自破。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皋邀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岳飛時爲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皋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功。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紹興初。賊臣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爲參謀。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亦北人。

將安歸乎。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以沮諸將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講和。酣豢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儒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於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故劉後村有詠史詩一首云。炎紹諸賢慮未精。今追遺恨尙難平。區區王謝營南渡。草草江徐議北征。往日中丞甘結好。暮年都督始知兵。可憐白髮宗留守。力請鑾輿幸舊京。

重刊宋本宣和遺事跋

余於戊辰冬得宣和遺事二册。識是述古舊藏。詢諸書友。果自常熟得來。但檢述古堂書目。宋人詞話門。有宣和遺事四卷。茲卻二卷。微有不同。後檢高儒百川書志。於史部傳記類云。宣和遺事二卷。載徽欽二帝屯太二百七十餘事。雖宋人所記。辭近瞽史。頗傷不文。據此則二卷非誤。又文淵閣書目。亦載是書。其卷數未詳。可知此書向來傳布。作藏書家插架久矣。己巳春游杭州。登城隍山。於坊間又獲一本。與前所得本正同。而前所缺失。一一完好。因動開雕之興。用宋體字刊之。原本多訛舛處。復賴舊抄校之。略可勘正。板刻甚舊。以卷中惇字避諱作惇證之。當出宋十。敢以質諸好古者。學山海居主人漫筆。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宣和遺事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

G一八九六上

朱